书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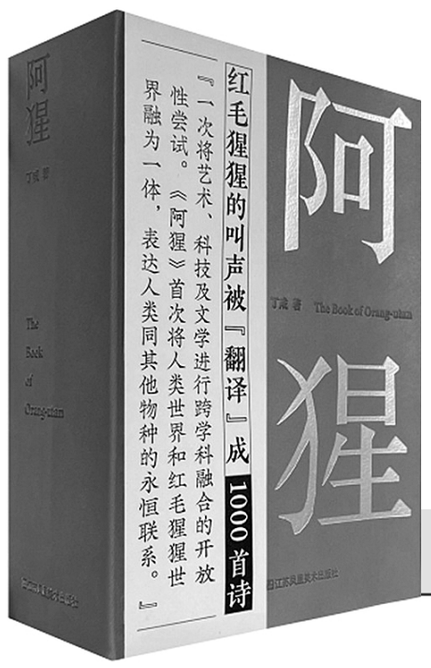
从猩猩的声音里听见人类的童年

■丁成

9月15日，艺术策划人孟尧策展的“湖南·物里学”在湖南美术馆开展。展览展出了一件装置作品《共同体》，它源于一本名为《阿猩》的书。

《阿猩》于2023年12月面世，是一本厚达1036页的诗集。美国爱荷华大学的《交流：文学翻译期刊》称其：“将环境、技术与文学融为一体，开辟‘将人类世界与猩猩世界相融合的跨学科实验’，在灭绝危机之中拓展诗歌写作的边界。”

全书收录了1000首诗，它们的原始素材来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一只猩猩的叫声和鼾声。我想尝试回答一个看似简单、实际上很难的问题：如果我们不再把人类语言当作唯一的尺度，而是让另一种生命的声音进入人类语言，会发生什么？



《阿猩》，丁成著，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，定价：180元

全书收录了1000首诗，它们的原始素材来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一只猩猩的叫声和鼾声。我想尝试回答一个看似简单、实际上很难的问题：如果我们不再把人类语言当作唯一的尺度，而是让另一种生命的声音进入人类语言，会发生什么？

从叫声和鼾声到1000首诗

2022年深秋，我第一次见到刚满两个月的红毛猩猩毛栗子。它仰躺在保育员的腿上晒太阳，眼睛半眯着，发出细碎而绵长的鼾声。我想，这声音里是否也保存着某种属于人类童年的东西？在语言和文字出现前，我们是否也这样发声？

红毛猩猩即猩猩，它与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，即濒危类人猿。毛栗子的声音因此不只是创作对象，它让我重新思考生命关系与人类中心主义。

在动物园的帮助下，我获得了毛栗子出生第63天和第68天时的两段音频——28秒叫声和23秒鼾声。这两段短短的声音，成为《阿猩》的起点。

那是人工智能全面降临的前夜。我只能借助相较人工智能而言可以称之为“技术旧石器时代”的音频剪辑、声音可视化、语音转文字等工具，先将声音输入微信语音识别系统，让算法把声波转换为文字。最终得到一堆支离破碎的中文字符，像被砸碎的镜子。这些碎片意外呼应了我的理念：“我写下的每一笔都是败笔，且所有败笔都是我的本意。”我顺势将错就错，把转换结果作为进一步创作的素材。

接着，我把文字碎片投入翻译软件，在英语、法语、斯瓦希里语等约200种语言间接力转换，最终回到中文。我并不追求传统翻译所强调的“信达雅”，而是有意保留错译、误译和语义漂移。每次转换都可能让原意偏移，也可能生成新意思。语言不再是直线运送意义，而成为不断分岔、变形和增殖的过程。

例如，28秒叫声，经语音识别变成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”。把它们丢进翻译软件，经过数十种语言的接力，再翻译回中文，却得到“已婚男子”。我把它作为标题，写成“我是一个已昏男子”，遂诞生了《阿猩》中第439页的诗。

但机器输出的结果并不自动等于诗歌。1000首诗也不是把翻译软件生成的文字简单汇总起来，就可以完成的。后续我需面对大量相互关联又矛盾的语言碎片，进行筛选、加工和再创作，让偶然文字获得新语境，并形成“现实”与“梦境”两个阅读入口。

我希望保留它们与原始声音之间若隐若现的联系，也允许它们偏离原来的声音，生成新的意义。创作的关键，不是替猩猩编造一套可以被人类完全理解的语言，而是让声音经过技术和人的参与，获得一种介于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的文字形态。

在语言的废墟上认领创作

有人问我：“你还是作者吗？”

这个问题本身即包含了某种悖论。追问“是否还是作者”的，恰恰是那个被认定为作者的我。当我开始回答，就已经默认了“作者”这一位置的存在。我们似乎只能使用作者的语言，去质疑作者本身。

我更愿意把自己理解为这场协作的总导演，或者总编辑。我没有放弃选择的权利，但不再要求所有材料服从一个预先确定的意思。我需要做的，是在声音、技术与语言之间建立联系，同时允许这种联系保留不确定性。

传统创作往往强调作者对作品的控制，希望每一个词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。《阿猩》则让我尝试另一种工作方式：作者依然作出判断，却不必把所有意外都当作缺陷消除。某些看似无意义的文字，可能正因为无法被既有的语法和逻辑完全收编，才显现出新的可能。

因此，我愿意认领《阿猩》的作者身份，但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对文本拥有绝对支配权的作者。我更像一个看管回声的人，为声音进入文字提供路径，却不声称能够完全掌控它最终抵达何处。

这种创作也让我重新审视人类语言的局限。我们习惯用自己的词汇命名万物，用自己的语法组织世界，再用自己的知识体系判断什么是有意义的。可是，声音被转换成文字的过程，从来不是完全透明的，翻译也不可能彻底摆脱转换者的工具、规则和理解方式。

当我们听不懂毛栗子的声音时，很容易认为那只是没有意义的噪声。但听不懂，并不等于不存在。语言之外可能还有语言，沉默之中也可能存在言说。

我写诗数十年，从《语言膏》到《宇宙》，再到《我不是好惹的》，一直在探索语言的边界。《阿猩》让我意识到，这道边界不仅存在于语种之间，也存在于技术与语言之间，更存在于人与非人之间。

经过约200种语言转译的文字并不能准确代表红毛猩猩的真实想法。恰恰相反，这场实验始终提醒我，我们无法轻易越过物种之间的理解鸿沟。技术能够让声音获得文字的形貌，却不能保证我们因此真正理解了另一种生命。

《阿猩》所呈现的，既是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，也是意义无法被完全掌握的事实。它让我试着放下人类作为唯一解释者的自信，让那些不完整、不连贯甚至令人困惑的表达继续存在。

从书页走向镜面

《阿猩》中这些从毛栗子的叫声和鼾声中生长出来的诗句，除了停留在纸页上，还能去哪里？

2023年12月20日，《阿猩》在南京“世界文学客厅”正式面世。4天后，以这部诗集为基础创作的大型公共交互装置作品《共同体》在浙江衢州红礼堂揭幕。

红礼堂拥有红砖墙面和高耸空旷的空间。我希望作品不只是供人观看的，而且是能让观众真正沉浸其中的。于是，我使用大量镜面材料，以不同的高度和角度组合成“你、我、他”的多维形式，在约3000平方米、层高13米的空间里构成一座空中迷宫。

每片镜面都镌刻着《阿猩》中的诗句。2917句诗从1000首诗中选出，按照365天的日历排布，形成一条时间轴线。观众走入镜面之间，身体和面孔被反复折射、重叠与切割，诗句则在破碎的倒影中浮现。

我选择365天，是因为共同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而是一种每天都需要重新确认的关系。毛栗子的28秒叫声和23秒鼾声，经过翻译、分裂和增殖变成1000首诗；这些诗又被转化为一年中每天都可能出现的一句话。

观众可能在镜面上遇到一句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诗，也可能突然发现，来自一只猩猩的文字竟然触及自己当下的心情。阅读关系因此发生了变化：我们不再只是站在作品之外观察它，也可能在作品中重新看见自己。

今年9月，《共同体》再次出现在湖南美术馆“物里学”展览中。镜面、日期、诗句与观众在新空间里被重新组织。孟尧说，展览不给出确定的定义，而希望观众看见人与土地、物、他者之间流动的关系。诗句从书页流向镜面，从衢州流向长沙，从猩猩的鼾声流向陌生观众的注视。这条流动路径，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。

《阿猩》中有一首题为《也许》的诗：

也许
父母生我
就是放生
也许
人间即迷宫
注定我一生乱窜

这首诗源于一只猩猩的生命处境，也可能指向每一个被抛入世界的生命。它出生后不久，由于母亲无法充分照顾幼崽，加之成年猩猩体形庞大，翻个身都可能意外伤害幼崽，因此由保育员全天候照护，10个月大时才回到母亲身边。

“父母生我，就是放生”，既像是在翻译过程中偶然撞见的一个真相，也可能成为许多生命共同说出的一句话。一只猩猩的声音由此进入人类的阅读经验，却没有因此失去它与另一种生命之间的距离。

学者尉光吉在《〈阿猩〉，或宇宙之诗》中，将作品中的声音理解为一种“先于语言且让语言得以可能的非语言”。这触及了我创作时最在意的问题：我处理的未必是一种已经形成、等待人类破译的语言，而可能是语言诞生之前的声音。1000首诗，都是试图让这种声音表达意义，同时也承认，一旦声音被转换成文字，它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声音。

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曾谈到，《阿猩》让我们认识到，可以欣赏物种间的差异，而不是纵容物种之间客观存在的理解鸿沟。我想在“欣赏”前面加一个“痛苦”。因为差异与不理解确实可能带来痛苦，但这种痛苦也提醒我们，人类不是万物的尺度，不是宇宙的中心，更不是语言唯一的主人。

技术让毛栗子的叫声和鼾声获得了文字的形貌，让它们从声音进入诗歌，再从书页进入公共空间。但技术不是作品的终点。最终，我们需要面对的，是一个无法被人类语言完全驯化的生命，以及由此展开的物种关系与认知思考。

也许，我们不仅在阅读一只猩猩的声音，也正在被另一种生命经验注视。

（作者系诗人、艺术家）

一个大型数据平台的“成长史”

■许琪

作为一名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（CFPS）渊源颇深的学者，当我读到《数据平台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》这本书时，内心既有欣喜，亦有感慨。该书不仅系统梳理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发展历程，更以CFPS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（CHARLS）两大追踪调查项目为主线，全面呈现了大型数据平台从无到有、从初创到成熟的艰辛建设之路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书中邀请了多位长期使用这些数据开展研究的学者，以亲身经历讲述他们与调查数据共同成长的学术故事。这种“制度史”与“个人史”交织的叙述方式，使得该书既是一部机构志，也是一部生动的学术成长录。

在我看来，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：高质量的量化研究不仅依赖于精妙的假设和严谨的方法，更有赖于背后庞大的、系统性的数据基础设施。CFPS和CHARLS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公开调查数据，绝非偶然。书中详细记录的问卷设计优化、访问技术迭代、质量控制机制等“幕后工作”，让读者得以窥见一个大型追踪调查项目运行的真实逻辑。对于那些只下载数据，从未参与采集过程的年轻研究者而言，这些内容无疑是宝贵的“田野笔记”。它们提醒我们，每一个数据点背后都是真实的受访者、复杂的调查情境和无数调查工作者的辛勤付出。

然而，作为一位与CFPS共同走过10余年历程的亲历者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这本书所传递的另一层意义，那就是大型数据平台对“人”的培养作用。2009年，我初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，彼时对学术研究并无明确规划。导师邱泽奇教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首任主任，我因此得以加入CFPS项目，并担任研究助理。从问卷设计到调查访问系统开发，从访问员培训到后台技术支持，从数据清理到调查报告撰写，在北大读书的5年间，我几乎参与了CFPS项目的每一个环节。正是通过亲身参与数据生产的全过程，我才真正理解了调查数据的优势与局限——这些认识是书本知识无法替代的。也正因“近水楼台”，我得以在读博期间率先使用CFPS数据开展研究，发表了数篇论文并顺利完成博士学位论文，最终成功入职南京大学。更重要的是，CFPS让我结识了学界前辈以及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伙伴。



《数据平台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》，张志学、谢宇、赵耀辉主编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，定价：88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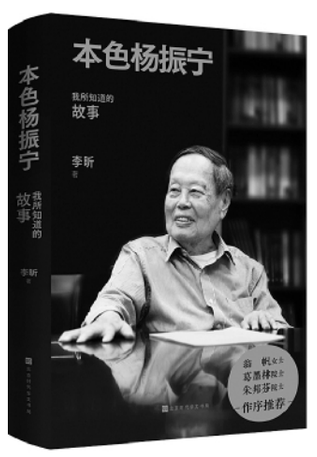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书中，多位学者分享了类似的故事：他们因使用CFPS或CHARLS数据而找到了自己的研究议题，形成了学术特色，乃至建立了长期的合作网络。这些个人化的叙述汇聚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学术图景。它向我们证明，大型数据平台的价值远不止于产出论文和报告，也是孕育青年学者、凝聚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场域。正如我的经历所展示的，一个青年学子完全可能在参与数据建设的过程中从学术的“旁观者”转变为“参与者”，进而成长为独立的、有担当的研究者。

此外，我还想强调数据平台对教学的反哺作用。如今，我在南京大学讲授“社会调查方法”课时，在CFPS担任研究助理的丰富经历为我提供了大量真实案例。这些案例让课堂不再停留于教科书上的抽象原则，而是充满了来自调查一线的鲜活经验。我相信，通过这些教学实践，CFPS的影响力正在悄无声息地传递给更年轻的学子，激发他们投身社会调查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情。

《数据平台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》的出版，恰逢中国社会科学量化研究蓬勃发展的时代。它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记录，更是一种召唤，召唤更多青年学者关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，投身追踪调查事业，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。

（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）

荐书



《本色杨振宁：我所知道的故事》，李昕著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6年9月出版，定价：49元

本书作者、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与科学家杨振宁保持近20年的联系，往来通信数百封。他基于与杨振宁交往的实录，以“人物侧写”的独特视角，勾勒出一位世纪智者与长者的重要人生经历和精神样貌。李昕认为，杨振宁具有显著的性格本色：真诚和坦率、清醒的理性思维和高度的人生智慧、高情商。

全书既讲述了杨振宁的家国情怀、科学贡献以及与李政道的合作交往，也记录了杨振宁与翁帆的暮年爱情，生动展现了杨振宁真诚谦逊的品格和君子风度。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认为：“本书从个人角度写出了杨先生的为人、个性以及对于祖国的热爱，能使读者了解一个活生生的杨先生。”（尹一）

百度李彦宏：AI下一幕是智能组织

■本报记者 赵广立

11月12日，百度世界2026在京召开。会上，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谈到，如果说人工智能（AI）是新电能，那么“智能组织”就是AI时代的新厂房，是生产力真正发生的地方。因此，他判断：“人工智能的下一幕是智能组织。”

“只有匹配AI各种新能力的组织方式落地了，生产力才会大幅度提升，经济才能加速成长。”李彦宏说。

本届大会上，百度围绕“芯云模体”四层架构，发布多项成果：正式推出大模型交易平台“词元所”，发布文心大模型5.5 Flash预览版及两款文心应用模型——文心闪电深度思考模型与文心一镜微表情大模型，百度搭子、库库、百度一镜、伐谋四大智能体迎来升级。此外，百度智能云正式发布天池1024卡超节点，昆仑芯公布新的产品计划，萝卜快跑全球化运营再提速。

“重新设计新厂房才是分水岭”

李彦宏介绍，2016—2026年这10年，正是AI技术形成独立技术栈的10年，“芯云模体”四层架构就是在这10年逐步形成的。

“如果AI技术的上游是能源，那么AI技术的下游，我认为是组织能力，是一个不同于现行体制的AI原生组织体系，我们把它叫作智能组织。”李彦宏说。

在他看来，只有当一家企业能够围绕AI能力重构它的组织，才能抓住这个时代赋予它的巨大成功机会。

在分享中，李彦宏谈到他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：不少企业一把手有这样的疑问：“为什么Token花费越来越多，但收入、利润没有跟着涨？”他认为，这意味着AI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。

原因是什么？李彦宏一语道破：“是因为我们只是更换了‘电机’，但是没有重新设计‘工厂’。没有一家公司会因为用了几个AI工具，一夜之间就变得更有竞争力。”

对此，他给出了解决方案：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只把AI当成个人提效的工具，而要让智能体、数字员工真正进入业务，进入销售、客服、研发、运营等环节，进而围绕AI重新设计组织。

“新生产力，只能从AI的流水线里长出来，从智能组织里长出来。所以，换一台新的‘AI电机’只是起点，重新设计新厂房才是分水岭。这座新厂房就是智能组织。”李彦宏说。

首提“组织进化三原则”

在百度世界2025上，李彦宏提出“内化AI能力，打造原生AI组织”。之后，百度率先实践打造原生AI组织。一年后，李彦宏公布了百度实践的成绩单：一年来，百度内部每天的活跃智能体数（DAA）从日均0.5万增长到3.7万，涨了6倍多；智能体执行的有效任务完成数，从每周平均8.4万个增长到超过100万个，涨了11倍。今年他还透露，百度已建设4300个工作空间（Workspace），组织累计沉淀超过2万个技能（Skill）。

“这些组织的好经验、好方法沉淀下来，可以让更多人复用，让智能体调用。”李彦宏称，这种做法可以“让一个人的经验，成为整个组织的能力”。

在此基础上，李彦宏在百度世界2026上首次提出“组织进化三原则”：一是打破岗位边界，释放组织活力；二是沉淀隐性知识，构建组织智能；三是设计流程闭环，推动组织进化。

“未来，人和AI围绕一个任务形成一个环路（Loop），迭代的方式我们把它叫作Looping。公司就变成一个由无数Loops组成的、高度自动化运营的组织，组织就变成一个不断学习和进化的系统。”李彦宏说。

他还提出，岗位不会消失但会收敛，未来大致会分为两类岗位：一类是构建者（Builder），负责创造新东西；另一类是兜售者（Seller），负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连接，让对方产生情感、建立信任。

“现在正是推动组织智能化的时刻”

李彦宏认为，智能组织将迎来三大机会。

一是轻资产运营。“当一个人或者很少的人，可以带着一群智能体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，人力资源就不再是企业扩张的瓶颈，迭代的速度会大大加快。”李彦宏说，同一件事，企业甚至可以并行开展很多小的实验，而不是一次只押注一个团队。“这样的组织可轻装上阵，灵活探索增长机会。”

二是构建新护城河。李彦宏认为，企业可把顶尖员工的隐性经验沉淀为可以复用的数字资产，再封装成智能体模块，在全球范围内毫秒级部署，7×24小时运行。“拥有不同技能的顶尖员工在隐形经验显性化后，还能相互借鉴、融会贯通，使集体智能超越个体天才。”他表示，另外，企业可以在行业通用能力之上，叠加自身独有的知识、上下文以及文化和理念，形成难以被复制的竞争壁垒。



李彦宏在大会上演讲。 百度供图

三是创造和发现新市场。“能够自我进化的组织，会形成一个闭环。它能感知变化、快速试验、持续学习、规模复制。”李彦宏说，“企业创新从依赖少数‘创新部门’，转向全组织并发探索，从而更有可能发现和创造新的市场，培育新增长曲线。”

基于智能组织的三大机会，李彦宏认为，现在就是推动组织智能进化的时刻。他表示，百度愿意和大家一起，重新理解、设计、创造组织，在组织变革中赢得主动，在智能进化中赢得未来。